

集部

豫章文集卷五

宋 羅從彦 撰

集録

遵尭録四

仁宗

仁宗為皇太子時賓客李迪等常侍燕東宮見帝容止端莊雖優戲在前亦不甚顧他日因奏事言之真

宗曰平時居内中亦未嘗妄言笑也

帝既監國大臣㑹議必東嚮南面而立聽其議論謂輔

臣曰但盡公道則善矣

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宫災帝以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

御史臺推劾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曉上疏曰昔魯

僖二宫災孔子以為僖等親盡當毁漢遼東高廟災

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災

今玉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方信方士邪巧之說蠹耗

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顧思有以

上應天變帝感悟遂薄守衛者罪

仁宗嘗觀國史見章聖東封西祀及修玉清昭應景靈

土木之役極天下之巧過為奢侈謂輔臣曰此雖為

太平盛事然亦過度當時執政大臣及修造者不得

不任其責宰相呂夷簡曰府庫一空至今不充實者

職此之由帝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

真宗時撰皇王帝霸論又撰良臣忠臣等論仁宗嘗觀

之因謂大臣曰凡為臣當為良臣忠臣無為姦臣權臣宰相等奏曰願陛下行皇王之道而不行霸道臣等待罪宰相敢不奉聖訓

臣從彥釋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善乎孟子之言昔孔子沒孟子繼之惟孟子為知霸王者也夫學至於顏孟則王道其幾之矣故知聖人之學者然後可與語

王道不知聖人之學不可與語也不知聖人之學驟而語之曰此霸道也此王道也必惑而不信矣聖人不作自炎漢以來有可稱者莫不雜以霸道漢宣之言是也若唐貞觀中海内康寧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蓋亦假之者也神宗時以司馬光之學猶悞為之說又况其下者乎然則霸王之道要須胸中灼然當時宰相未必能知也

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自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

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忠朴自守第言多輕發耳宰相龐籍等對曰才難自古而然帝復曰朕於諸臣記其大不記其小皆近世之名臣也

慶歷三年宰相呂夷簡有疾帝憂之使內侍勞問不絕聞其未愈歎曰古人云髭可療疾信必有之因剪髭以賜夷簡曰以此為藥庶幾有瘳又使疏可以大用

者數人久之猶不能朝許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輿以前夷簡不敢當帝命二府即其家議政事至和中陳執中罷相而用文彥博富弼二人二人者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歐陽修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帝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修以朝士相賀為對帝喜曰古人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於是修作彥博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紀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

望蓋述上語也

明道中宰相欲除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帝謂祖宗法制臺諫官須自宸選今不可壞弛祖宗法度臺諫自大臣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等恐懼稱死罪流汗浹背再拜下陛

太子中舍同正員王文度搴勒真宗御書賜紫服且兼佩魚帝謂輔臣曰先帝嘗命伎術官毋得佩魚所以別士類也宜申明之其後文度又乞換正官出職帝

曰伎術人若除正官則漸亂流品矣如舊制遷同正官而已

李倣為翰林學士其父若谷為樞密直學士倣請班父下帝曰父子同朝宜有以異之遂從其請

孔延魯為右正言法當遷官願不遷而為其父尚書祠部郎中致仕勉求紫章服帝曰子為父請可從也特賜勉紫章服宰相等曰延魯所陳足以厚風俗陛下曲從其請實資孝治

仁宗嘗謂張士遜曰帝王之明在於擇人辨邪正則天下無不治矣士遜曰惟帝其難之若選用得才又使邪正分則二帝三王不易此道也

仁宗嘗謂近臣曰人臣雖以才適於用要當以德行為本苟懷不正挾偽以自蔽用心雖巧而形迹益彰朕以此觀人洞見邪正宰相等對曰孔子第其門人而顏回以德行為首陛下所言知人之要盡於此矣

仁宗嘗謂輔臣曰比來臣寮請對其欲進者多矣求退

者少何也王曾曰士人貪㡰繫時之用舍惟朝廷抑

奔競崇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帝然之

諫官韓絳甞因對而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間

出睿斷帝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

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於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心

而行之

仁宗嘗謂輔臣曰知州通判民之表也今審官院一以

名次用人可乎宰相王曾曰不次用人誠足以勸羣

吏然須更為選任之法乃可遵行帝然之

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觀古者求治之世牧民之吏多稱其官而百姓得安其業今求治之路非不廣也而吏多失職未稱所以為民之意豈今人才之少而世變之殊哉殆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才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稍假以歲月則其吏民亦且媮而不為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繇今夫州縣恃以為治者守令也察其能者使得久於其官而

褒賞以勸之今所謂先務者無以過此遂詔今後守令有清白不擾而政績殊異有惠於民者本路安撫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司同得保舉再任中書别加察訪審如所舉即與推恩

仁宗退朝嘗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畧而不説帝問其故昌朝以實對帝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世鑒戒何必諱也

臣從彥釋曰愚聞之師曰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自周道衰聖人慮後世聖王不作而大道遂墜也故作此一書若語顔淵為邦之問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也而後世之為春秋者特三傳耳彼昌朝畧而不說者果經意耶抑左氏之僻耶

真宗嘗覽前代經史摭其可以為後世法者著正說五十篇帝於經筵命侍臣日讀一篇及侍讀丁度等講

春秋讀正說終篇帝謂曰春秋所述皆前世治亂敢不鑒戒正說先帝訓言敢不遵奉度曰陛下德音若此誠天下之幸

帝每御經筵以象架庋書策外嚮以便侍臣講讀

仁宗嘗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聞喜宴於瓊林苑遣內侍賜以御詩又人賜中庸書一軸自後遂以為常初

帝將以中庸賜進士命輔臣録本既上使宰相張知白讀之至修身治人之道必命反復陳之帝傾聽終

篇始罷

臣從彦釋曰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於篇中者天下之大本庸者天下之定理故以名篇此聖學之淵源六經之奥旨者也漢唐之間讀之者非無其人然而知其味者鮮矣自仁祖發之以其書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厥令遂有知之者昔者堯舜相授不越乎此而天下大治天其或者無乃有意斯文將以

啓悟天下後世故耶

皇祐中宗室叔韶獻所爲文召試學士院文中等賜進士及第遷右領軍衛將軍入謝命坐賜茶帝謂曰宗室好學無幾爾獨能以文章進士及第前此無有也朕欲使天下之人知宗室中亦有賢者爾勉之無忘

舊學

天聖初仁宗薦享景靈宮太廟及祀圜丘大禮使王曾言皇帝衮冕執圭酌獻廟則七室每室奏樂章圜丘

之樂則六變陟降者再恐難立俟請節之帝不可曰三年一饗朕不敢憚勞也

皇祐二年大饗明堂帝每遇神主行禮畢即鞠躬却行須盡縟位始改步移向贊導從升者皆約其數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爼豆者悉安徐謹嚴毋忽遽失恭質明而禮畢方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云

仁宗嘗謂輔臣曰今公卿之家專殖産業未聞有立廟者豈朝廷勸戒有所未至耶將風教陵遲訖不可復

耶當攷諸古制議其可施於今者行之宰相等曰陛下慶歷初郊祀赦書嘗許羣臣立家廟矣有司不能推廣上恩因循顧望遂踰十載正公薦享下同閭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恬不為怪睿心至意形於歎息臣實愧之夫子親廟序昭穆別貴賤之等所以為孝雖有過差是過於為孝矣殖產營利或與民爭利反不以為恥逮夫立廟則曰不敢是敢於爭利而不敢為孝也於是下兩制與禮官參議惜夫有

君無臣久之終不克定

仁宗一夕既寢聞樂聲命燭與坐使内侍審之曰礬樓百姓飲酒樂聲也帝欣然曰朕為天下父母得百姓長如此足矣聽徹乃就寢

吏有過失或枉殺人者終身不忘其名他日有司論赦擬官輒曰此人曾非法殺朕赤子忍復使從殿政乎

仁宗愛民恤物出於聖性其於斷獄必求以生嘗謂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刑罰乎

至和初京師大疫帝出犀二株付太醫合藥以療民解之則其一通天犀也内侍李舜舉馳奏曰此犀之美者請以為御所服帶帝曰朕以為帶曷若以療民疾乎命立碎之

仁宗愛重民力其於宫室池臺尤謹興作三司嘗欲以玉清昭應宫故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用此以資游觀之侈哉

景祐四年司天上言明年正旦日食此所謂三朝之始

人君尤忌之請移閏月以避之帝以問大臣參知政事程琳曰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如有食恐陛下乾剛之道有所虧而致惟修德可以免之帝曰卿言極是不如自責以荅天變

慶歷六年帝謂輔臣曰比臣僚有言星變者且國家雖無災異亦當自修警況因譴見者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修德亦猶人主知臣下之過失示以戒勑使得自新則不陷於咎惡此天心之仁也敢不祗畏

奉承之
壽州長史林獻可上書論國家休咎之事帝謂輔臣曰
朝廷政事得失在於任人得賢則治否則亂若堯舜
之世雖有灾異不為害桀紂之世雖有祥瑞不為福
今小人多託虛名以為直規求進取不可不察也
知無為軍茹孝標嘗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每以
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豈足尚哉
孝標特放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此聞

天聖七年契丹大饑流民過界河監司以聞帝謂輔臣曰彼雖境外之民皆朕赤子也盍多方賑救之乃詔契丹流民所過人給米二升分送唐鄧襄汝四州以閒田處之

慶歷中仁宗謂輔臣曰自元昊請和西兵解嚴然戎狄之心不保其往深慮邊臣浸失為備可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及北京夏竦密戒所部遠為斥候廣蓄儲廪訓練士卒繕葺城池如對嚴敵焉庶無倉卒之患

天聖初監修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於正史實錄外
採太宗與羣臣問對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采太祖
太宗真宗實錄日歷時政記起居注擇簡易事迹不
入正史者命史官別為一書與正史並行帝從之詔
呂夷簡專其事書成今所謂三朝寶訓是也
慶歷三年樞密副使富弼言臣歷觀古帝王理天下未
有不以法制為首務法制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道
可濟也宋有天下八十餘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創

立制度太宗克紹前烈紀綱益明真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近年紀綱頗紊隨事變更兩府執政便為成例施行於天下咸以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劉革至使民力殫竭國用空匱吏員冗而政道缺賞罰無準夷狄外侵寇盜充斥如此百端不可悉數其所以然者蓋法制不立淪胥以至於此也臣今欲選官置局將三朝典故及尋計將來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門類聚編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為模範庶

幾元綱稍振弊法漸除此守基圖救禍亂之根本也
帝嘉其奏命歐陽修等四人同共編修詔弼總領之
分別事類凡若干門於逐事之後各釋其意之相類
者止釋一事書成令所謂太平故事是也
臣從彥釋曰仁宗承平之久紀綱不振葢因循積
習之弊耳然能為太平天子四十二年民到於今
稱之以德意存焉故也況德意既孚於民而紀綱
又明則其遺後代宜如何耶此弼之所以奮然欲

追祖宗思刻革也

章聖皇帝之未有上也嘗遣內侍往泰山茅仙禱祈內侍遇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為宋第四帝耳內侍問王真人者何人異人曰古之燧人氏是也時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謂曰此託生於夫人覺而奏其事真宗甚悅及帝生火光屬天佳氣滿室帝方五六歲常持槐木片以筋鑽之真宗問曰何用曰試鑽火爾真宗謂后妃曰所謂燧人氏

信不虛函

臣從彥辯微曰二氣五行交運雖剛柔雜揉美惡不齊然聖人之生必得其氣之純粹而不偏者此理之當也自古帝王下至庶人無子祈禱而得者有之矣皆出於至誠之所感感必有應此亦理之常也夫事無證不信不信民弗從若內侍之遇異人章懿皇后之夢所謂無證者也無證而言啓詐妄之道君子不取也或曰高宗夢得說載在商書

古人不以為非何耶曰高宗賢君也傅說賢臣也以至誠之君思得賢臣故夢賚良弼理亦有之此亦感通之理也今其言曰皇后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曰此託生於夫人則非理矣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仁宗初選郭氏為皇后甚有姿色然剛妬無子又嘗與向美人爭毆帝以為不可母天下廢為庶人右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

失輕廢之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諭后失置之别舘擇嬪妃老者勸道之俟其悔而復宫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伏閤論列帝遣中人押送中書商量宰相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姿堯舜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中丞孔道輔又極論其不可明日留班與宰相廷辯是非仲淹等得罪后遂廢居瑶華宫

臣從彦辨微曰古者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終身不變者也禮有七出為大夫以下者言之天子無廢后之文諸侯無廢夫人之事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采擇之法在審其初而已所以防色慾窒讒間杜僭亂治亂禍福之機在於此矣仁宗時郭后

以無子願避后位入道理之所不可者也故仲淹等爭之至伏閤論列當時執政之人不知以堯舜待其君乃引其君使蹈漢唐弊法可勝惜哉

郭后廢之明年章獻明肅皇后服未除而宰相等勸帝復娶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宰相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劉既上仙官家春秋盛郭后向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止之

臣從彦辨微曰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禮天子諸侯不再娶說者謂天子諸侯内職具備后夫人亡可以攝治故無再娶之禮唐啖氏亦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内事無再娶之文故春秋之法仲子不得為夫人由是言之則天子可知矣明道中郭后入道宰相等勸帝復娶曹后其累盛德蓋不特章獻服未除也後之為人君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景祐中太平日久仕進之人皆依託權要以希進用奔競成風又臺官言事瑣碎不根治體多挾仇怨以害良士一日帝謂宰相曰古者卿大夫相與避於朝士庶人相與避於道下至漢文之時恥言人過今士人交訐浸成黨與乃下詔戒勅之詔既下邪柔者頗愧焉

臣從彦辨微曰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仁聲有以異乎曰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

仁聲民所稱道此不可不知也夫天子所為要須有以風動天下如漢光武起循吏卓茂而以太傅處之魏以毛玠為尚書唐以楊綰為宰相是也區區命令非所以感人也彼漢唐之君何足道哉然一時之間所為合理尚足以感動況以堯舜之道革易天下者乎

慶歴三年帝以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富弼副之以至臺閣多一時之賢天

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才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十未及一而小人權幸者皆不便明年秋會殊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

臣從彥辯微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久矣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晏殊為相羣賢在朝天下拭目以望太平而富弼等各條具其事以時所宜先者方施行之歐陽修又以天子更張政事憂憫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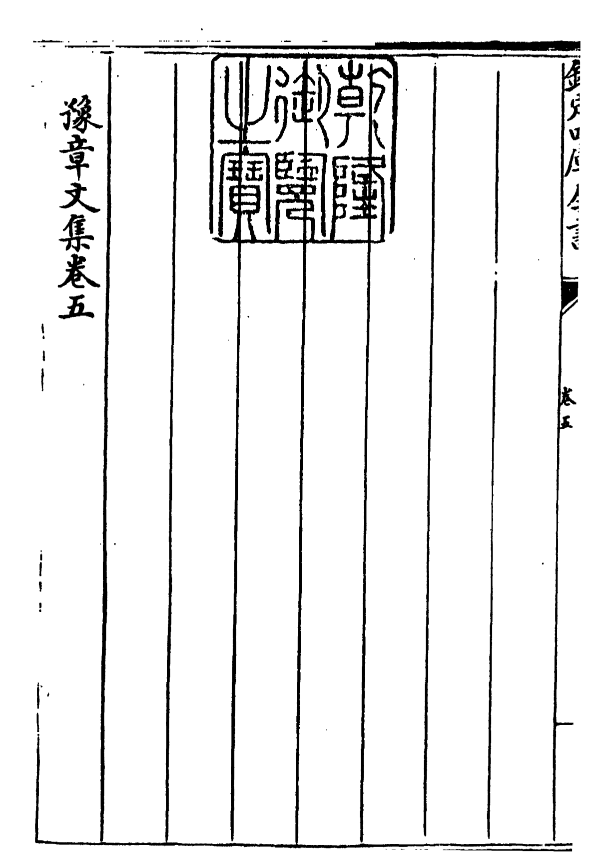
而勞心求治之意載於制書以諷曉訓勑在位者可謂一時之良而䀨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爲之不暴而持之巳久故小人不得以措其私權幸不得以揺其成若慶歷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耶致治之難古今之通患也可勝咤哉

誕節太祖曰長春太宗曰壽寧真宗曰承天仁宗曰乾

元英宗曰壽聖神宗曰同天哲宗曰興龍

臣從彥辨微曰誕節古無有也自唐開元中源乾曜等啓之耳說者謂唐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為節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明皇享國日久此

以下闕文



豫章文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豫章文集卷六七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呂長生

豫章文集卷十六

宋　羅從彥　撰

集錄

遵堯錄五

李沆

太宗時以著作佐郎直史館賜五品服雍熙中左拾遺王化基上書自薦帝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佳

士也可并試之明日並命為右補闕知制誥沆位二
人之次特升於上未幾名入翰林充學士賜金紫銜
違獻可多沃上心天子知其才乃有意於大用淳化
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帝乃循名責實沆勵翼一
心將明庶政名器有倫人無僥倖四年以本官罷去
真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明年以本官平章事
沆在中書未嘗密進封章帝詰其故沆曰臣備位宰
相公事當公言之苟背同列密有啓奏非讒即佞臣

每嫉此豈復自為之耶帝嗟賞之

將詔庶官上封直言有指中書過失請行罷免者帝覽之不悦謂沆曰此輩皆非良善止欲自進當譴責以警之沆曰朝廷比開言路苟言之當理宜加旌賞不則留中可也况臣等非才備員台輔倘蒙見黜乃是言事之臣有輔朝廷帝曰卿真長者耳

臣從彥釋曰自古諫官論事執政者多忌之又惡聞過失杜塞天下之口惟唐之裴垍與李沆二人

不然埴之相憲宗也諫官有論事者必奬激之使盡言而章聖時有指中書過失者帝欲責之沆曰朝廷比開言路顧言之當理與否耳歸咎於已而自謂非才非忠於事君以天下國家為一體者其孰能之

咸平五年春帝以上元御樓見人物繁盛因命舉酒賜侍臣曰天下富庶如此嘉與卿等共舉此觴沆辭避至數四訖不受帝為之色變翌日王旦謁之邊巡語

及力辭酒事沆曰天下庶事尚多有未濟者人主豈
得言治安遂極論治體以為自古人主好尚之弊有
三不好色則好兵不好兵則好神仙以沆觀之聖性
如此必無好色好兵之累第恐異日為方士所惑沆
老矣思念相公適當之耳
景德初北敵寇邊沆當居守之任坐鎮京國令行禁止
不戮一人使天下無南顧之憂同德一心光輔大政
明年進門下侍郎王旦前此已任參知政事及是西

北二方猶梗羽書邊奏無虛日每延英晝訪王命急宣或至旰昃不遑暇食旦謂沆曰安得企見太平吾輩當優游燕息矣沆曰國家强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安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

臣從彥釋曰常人之情方當有警時不能隨事應酬或至失措及太平多暇則怠忘而不知變生無形沆以國家强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

安未必無事則其所見過於常人遠矣

沆內行修謹識大體外居大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因以語維維乗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計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搢紳中若李宗愕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論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

措即席必自論功以希寵獎此有何可採而與之接語耶苟屈意與相親則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流常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足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狗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議者謂此正唐人陸象先庸人擾之之論也

臣從彥釋曰李流之言以常人觀之甚得太平宰相之體必不至若張湯輩取祖宗法度紛然更張

以攝天下之民然太宗好論錢穀呂端冦準等不能言而張觀能之真宗崇信天書王旦等不能言而張奭能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可厚誣以天下皆無人堯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又況其下者乎此皆沆之失也

沆之相也是時丁謂尚為兩制冦準屢薦之未及進用準一日言於沆曰如丁謂之才搢紳無幾相公不用何也沆曰丁令已為兩禁稍進用則當國矣若此人

者果可使當國乎準曰然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沆曰唯唯行且用之他日願勿悔也及謂秉政未幾而準有南遷之禍

初沆當無事時嘗與王旦語及方士之說及西北二方有警又曰異日天下宴安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其後北鄙和好西戎款附不十年間西祀東封且講禮儀治財賦力不暇給追憶其言使人即其家圖像拜之服其先識

寇準

太宗時以通判鄆州召見帝謂曰知卿有謀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擾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帝曰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已自有甲兵恐召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器俟還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但一黄門力爾帝以為然東宮服事遂廢之

太宗久不豫時準在魏驛召還問以後事準謝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敢與也帝曰以卿明智不阿順故以問卿卿不應辭避準再拜請曰臣觀諸皇子誠無不令至如壽王得人心深矣帝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為太子躬行告廟及還六宮皆登御樓以觀之時李后在焉閭百姓皆歌呼曰吾帝之子年少可愛后不悅歸以告帝帝名準責曰萬姓但知有太子而不知朕卿悞朕也準曰太子萬世社稷之主若傳之失其

人誠為可憂今天下歌其得賢臣敢以為賀帝始解
自是眷注益厚累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叅知政事
真宗即位併三司為一使始命凖為之景德元年同平
章事會契丹冦澶淵時大臣議宜戒嚴京城益兵圖
西南之幸凖面折之曰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
金陵陳堯叟蜀人故請陛下幸成都皆淺議耳不足
取也今敵涉吾地莫敢前却陛下若親征賊當膽裂
惡在他圖哉帝至澶淵賊猶未退凖曰六軍心膽在

陛下身上若今登城禽賊必矣帝從之將吏驩呼萬弩齊發射殺賊將王統軍者軍聲大振賊勢蹙遂乞通和帝以問準準畫策進曰如能用臣此策可保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恐賊心又生矣帝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聽其和蓋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敵遂得和準在軍中詔令有所不從及事平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豈得事成之速哉帝笑而勞之曰卿顧為誰初帝幸澶淵乘輿方渡河敵騎充斥

至於城下人情詾詾帝使人微覘凖所為而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臣從彥釋曰人才各有所用自非大賢不可責備若凖多私意強辯誠可惡至契丹寇澶淵折陳堯叟王欽若幷謬之謀勸帝親征赫然立大功於世蓋非庸庸者所能及也非才各有用故耶

凖好賢樂善於知人尤明其所推薦若种放孫何丁謂之徒皆出其門嘗語其親厚者曰丁生誠奇才然殆

不堪重任其後自永興軍復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丁謂為佐一日會食政事堂羹污準鬚謂起與拂之準曰君為參預大臣而親為官長拂鬚者乎謂顧左右大愧恨之帝既倦政而丁謂姦佞迎合太后有臨朝之謀準便殿請封曰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丕謀若丁謂負才而挾奸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以輔少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伏流涕帝命中人扶起慰

謝之明日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坐

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户參軍

臣從彥釋曰古之用人以德器為先才大而德不

足祇為累耳準始薦丁謂於李沆沆不可準曰若

丁謂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及謂當國又不

能容之斥其挾姦不可以輔少主遂取南遷之禍

準之南遷可也然使謂無所忌憚得結雷允恭以

圖不軌皆準之由後之為大臣者貪人之才而不

究其德可少戒哉

初真宗問兩府曰朕欲得一人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卿等擇之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準曰為何文字曰例簿也準叱之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則安用我輩哉夫壞國政損王道正由中書屑屑檢例耳準在中書凡有為多不用舊例皆此類也然三入相而不能久於位者多以此為累

帝方不豫謂侍臣曰能成吾子為帝而不朕虞者惟寇

準李迪可矣

王旦

真宗時累爲翰林學士人謂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帝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景德二年拜平章事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納誓約願守河西二邊兵罷不用帝遂欲以無事治天下旦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謹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羣工百司各得其職

趙德明納誓約願守河西已而以民飢為言求糧百萬斛大臣皆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乞以詔書責之帝以問旦旦曰不可請降詔書諭之曰爾土災饉朝廷撫御遠方固當賑救然邊塞芻粟屯戍者衆自要支持今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可自遣衆飛輓帝大喜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矣

時契丹征高麗帝語旦曰萬一高麗窮蹙或歸於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

高麗貢奉累歲不至帝曰然可諭登州如高麗使來乞師即語累年貢奉不入不敢達於朝廷如有歸款存撫之亦不須以聞

帝一日謂宰相曰方今四海無虞而言事者謂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功也旦曰祖宗平一區宇每興工動衆皆非獲已先帝時頗已厭兵今柔服異域守在四夷蓋帝王之盛德也且武夫悍卒小有成功過求爵賞威望既盛即須姑息往往不能自保功名輕議兵

戎不可不察也

臣從彦釋曰師旅之興必有謂也在易師之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盖謂戎夷猾夏寇賊姦宄以害生民不可懷來也然後奉辭以討之猶之禽獸在田侵害苗稼然後獵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不然則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盖明其罪而討之也書有甘誓費誓詩有采薇采芑亦以此也後世失之乃有和戎充定之說至漢武帝時韓安國王

恢爭辨紛紛不足尚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也及其為中國患也則亦驅之出境而已詩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是也為害則獮而取之不卹也易之言是也此聖人之格言萬世不易之理也王旦之對章聖皇帝也善則善矣然其理未明其事無證謂武夫悍卒小有戍功過求爵賞不能自保功名是亦利之而已矣豈知言哉

祥符八年帝謂旦等曰人言中書罕言事稀接賓客政事亦多稽留旦曰中書當言者惟進賢退不肖四方邊事郡縣水旱官吏能否刑法枉直此數事動稟進止外人不知是臣等無漏言也稀接賓客誠亦有之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切要藩郡知州及非常委任者臣等未嘗見其有攜牘至中書者多是徼求恩渥大約中書事簡加以動守程式不敢隨意增損循常細務應報或有緩急亦無踰日限此外思慮不至事

有未便不免重煩聖斷耳帝再三慰諭之

旦嘗因便座奏事帝語及一省郎姓名且曰斯人履行才幹俱有可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旦等皆素知其為人因共稱薦之自是屢加數賞令俟歸朝擢以為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會外計闕官旦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其人投刺來謁旦以方議委任辭弗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帝默不許退而歎駭者久之乃知昨暮造請雖弗

見已為伺察者所糾矣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庶幾免於悔吝

臣從彦釋曰人主於宰相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昔謝泌言之詳矣且以外計闕官除一轉運使且大臣所嘗共薦者帝用伺察者之言而不聽非至誠委任大道也夫君臣一體者也為旦計者苟情有不通當力言之以除壅蔽可也奈何以私謁之嫌欲自免於悔吝天下之事有大於一轉運使者多

矣每每如此則其為悔吝可勝言哉此旦之失也

初旦在中書帝獨倚任凡有議事帝必曰曽與王旦議否事無大小非其言不決自景德以來襲二聖休德之後謹守成憲務在安靖外無夷狄之虞者十餘年兵革不用議者謂得太平宰相之體

旦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求使相旦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

求耶且吾不受私請准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准始愧歎以為不可及

旦任事久有於上前謗之者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他人有過失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灾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

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大雖有迹庸知
非天譴耶由是坐者皆免
旦嘗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詠言者以為不可帝以問
旦旦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成規若他人往必妄有
變更矣帝然之言者亦伏旦之能用人也
宦者劉承珪以恭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以語
旦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
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

王曾

真宗景德中授著作佐郎直史館時朝廷與契丹修好詔遣使以北朝稱之曾抗疏論列當稱契丹不當稱北朝帝尤加賞激朝論韙之然使者已行遂已累遷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帝好神仙築昭應景靈宫用大臣領使以曾爲景靈宫使不拜忤旨罷政出知南京曾之罷也日往候故太尉王旦屬旦疾困辭弗見既而語之曰王君介然他

日勲業徳望甚大顧某不得見之耳旦曰王君昨以

辭避景靈宫使拂帝意然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

所慴某自循省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蹙

縮不自容以是知其器度矣

天禧二年召為平章事初真宗不豫者久之莊憲太后

方有臨朝之望仁宗居儲邸於資善堂決事物議籍

籍咸有所去就會曾再貳鈞席語錢惟演曰皇儲冲

幼非中宫不可獨立中宫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

附矣惟演以劉氏之姻亞入白之兩宮由是益親遂

無間言

臣從彥釋曰周成王嗣位之初攝政者周公而已

炎漢以來乃有太后臨朝之事而後世襲其例遂

以兩宮稱之或曰二聖皆非治世典禮也天禧中

物議籍籍咸有所去就蓋母后聽從小人之利此

安危禍福之機也而世常蹈之何耶若魯之言蓋

亦救其末而已

乾興二年以章聖遺制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議式久未定丁謂每欲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内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决之衆議以為不可上下隔絕中外惴恐曾時判禮儀院乃采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坐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議既定人心乃安

景祐元年拜樞密使遷右僕射門下平章事曾始參大
政屬太尉王旦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告之
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識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
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
外允愜曾嘗誌之及執政之日遵行其言人皆心服
臣從彥釋曰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
仕其意若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
故處之以燕閑之地而寛之以歲月之期俾專其

業俟其志一定則其仕也不遷於利不屈於欲道之於民而民從動之於民而民和天下被其澤矣後世怵於科舉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臨民則亦何所不至也王旦章聖時在中書最久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苟人望未孚則雖告之曰某人才某人賢不驟進也此真救弊之良圖也曾之當國也遵行其言人皆心服非已行之驗故耶

曾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一兩句者莫不榮之是時韓琦為諫官因納劉子曾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耳後琦果為名臣

尹洙初入館編校四年欲得一差遣遂到中書授錢延年例曾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等列耶洙終身以為愧恨其畏之如此

曾當國時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者范仲淹時為司諫
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少此
耳曾徐應之曰恩若已出怨使誰當仲淹忙然自失
退而歎曰真宰相也
臣從彥釋曰宰相之職在於進賢退不肖古之人
有舉之至於同朝而人不以為德有廢黜之終其
身而人不以為怨者合於至公故也故舉一賢使
天下之人知如是者皆可勉去一不肖使天下之

人知如是者皆可懲無非教也夫以明揚士類為宰相之任此諷言也曽答之曰思若已出怨使誰當則是避嫌者也避嫌非至公之道也仲淹聞而歎之蓋亦得之於初而失之於末矣

曾嘗語人曰昔楊億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竊欽佩之茍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及當國内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䘏之以金帛終不以名器私所親

豫章文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豫章文集卷七

宋　羅從彥　撰

集録

遵堯録六

杜衍

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初夏人叛命天下若於兵自陜以西尤病吏縁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業

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及衍至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它州費者十六七

慶歴二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衍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

乙不能爭乃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行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行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予奪一出於已居月餘聲動京師衍掌銓之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苞苴寶貨不敢到其門是時帝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甚亟用丞相

富弼樞密韓琦及范仲淹而三人者乃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幸者皆不悅獨衍與相左右

臣從彥釋曰昔唐明皇開元初盧懷謹與姚崇同秉政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但具位而已其後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深取之曰賢知用事為同僚者專固以分其權娼疾以毁其功是誠罪人崇唐之賢相懷謹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原闕

仁宗自慶歷中力止內降之弊時有權幸干之者曰朕與內降不難然宰相行公正介執必不出勑忽有不得已而降聖旨者衍皆杖之俟及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帝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

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初帝嘗謂杜衍曰朕宫中被宦官女子求恩澤不得已降旨者但止勿行衍降拜賀曰陛下為宗廟社稷發此盛德之言天下幸甚臣敢不奉詔退坐中書召當直史官具道聖語使書之韓琦聞之曰杜公可謂能釘鉸上詔矣

衍執政不久才百日輙罷去衍之罷相也以太子太保家居然聖眷不衰及將祀明堂帝謂文彦博曰朝廷

耆舊之在外者朕欲致之以相大禮因以示古人尊事黃耇之意乃詔衍與太子少傅任布等二人陪祀衍以羸老不任就道具表謝以不得與觀盛禮為恨帝復優詔勞之後王洙謁告歸南京入辭帝曰杜衍在彼卿為朕問其安否

韓琦嘗語人曰杜祁公存心至公而樂與人為善既知其人無復有毫髮疑間者始某為樞密副使而杜公為太尉某輙論難一二事杜公不樂人或諷解之則

曰某長渠三十歳耳尚有悞耶久之既相亮即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但曾經諫議看便將來押字某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也以此見杜公存心至公不以必出於已為勝賢於人遠矣

臣從彥釋曰世俗之人莫不喜人同乎已而惡人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以出乎衆為心則以其不大故也唯大為能有容善者共説之不善者共改之宜無彼

已之異故舜曰大舜禹曰大禹者明乎此而已矣若行存心至公而樂與人為善不以必出於已為勝其舜禹之徒與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行為人尤潔廉自勑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為重其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

書出納推析毫髪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則簡而易行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

韓琦

仁宗景祐中擢左司諌是時宰相王隨陳堯佐皆老病不和中書事多不决參政韓億石中立又頗以私害公琦連疏其失久之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官决

是非帝迫於正論於是同詔罷執政者四人琦既攻退四執政朝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遂寢

臣從彥釋曰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安危治亂是非得失必有至當之論至正之理而宰相行之臺諫言之其揔一也至於宰相或取充位則臺諫不可以無言臺諫或非其人則宰相不得以緘默趨於至當而已矣仁宗景祐中中書事多不決而參政

二人又以私害公琦為臺諫連疏其失帝廹於正論遂罷執政者四人此其職也朝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則非矣夫臺諫官正可以觀人其德量器識足以當大任者莫不皆見可則用之不可則去之奚屑屑然以知制誥寵之哉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若琦之言則是也非有大器識者其孰能之

慶歷中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方倚左

右大臣以經太平之務琦自得選勑羣吏百司奉法
循理各安其職而天下晏然是時范仲淹富弼與琦
同在二府上前爭事議論不同然下殿來不失和氣
如未嘗爭也議者謂琦等三人輔政正如推車子蓋
其心皆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大臣顧避
畏縮莫敢言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
自昔禍亂之起由策不蚤定也今陛下春秋高未有

建立何不擇宗室賢者而定之以為宗廟社稷之計孚不聽他日又進言之乃以英廟判宗正寺琦既得請許立嗣矣而宮人宦者環泣於內大臣小臣横議於外帝意復動臨朝默然不樂琦每伺顔色不知身之所容也洎英廟謙避久之而帝意尤懈乃曰不如且放下琦遂從容對曰於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也帝悟遂立為皇太子

英廟既即位之數日初掛服於柩前哀未發而暴疾作

連聲大呼其語言人所不可曉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其措琦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持入簾曰誰儆惱官家且當服藥内人驚散呼之徐徐方來遂擁帝以授之曰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因戒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泣處之若無事時歐陽修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英宗之疾中外莫知其誠偽且遇内侍少恩禮左右不

說多道禁中隱匿者雖大臣亦慼顧未敢發口耳獨

琦屹然不為衆說動一日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

了一語入宮門乃有許多錯耶自爾不敢妄有傳語

言者

英廟既驟自外來又方寢疾不預事人情傾向在太后

琦慮宮中有不可測者一日因對簾下曰臣等只在

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

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當照管同列

為縮頸汗流既出吴奎長文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

琦在嘉祐治平間當昭陵未復土英廟未親政中書文字日盈於前一一從頭看看了即處置了接人更久處事更多精神意思定而不亂靜而不煩如終日未嘗有事者

神宗即位拜司空兼侍中為英廟山陵使既還引故事固請罷遂以節鎮出訖熙寧八年凡兩判相州一判

永興軍一鎮大名王安石用事嘗上疏極論新法又論青苗其言切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乃已之

琦之為諫官也凡中外事苟有所知未嘗不言其啓迪上心則又每以明得失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其在相府也事有當然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反復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造次放過每見人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嘗自言作相極有

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意者須要包忍不然不可一日處也

歐陽修在政府時有自陳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至琦作相從容諭以不可之理同列有不相下者語嘗至相擊琦待其氣定每為平之使歸於是雖喜勝者亦自默也

北都大內壁間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甚壯琦之來也得旨修護之既而客有勸以此持進者曰修之則已

安用進爲客亦莫諭其意及韓絳來遂摸本進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此耶顧上方鋭意西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

初富弼嘗薦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琦不聽弼曰若安石經術才行乃不用耶曰安石經術才行其所備知此人豈可使長在人主左右必生事也已而果然在相州時雖老病不忘社稷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憂見於色或至終日不食

臣從彥釋曰王安石以髙明之學卓絶之行前無古人其意蓋以孟子自待自世俗觀之可謂名世之士矣故熈寜初富弼屢薦琦乃謂此人不可使長在人主左右其後安石入翰林每奏對斵座之前惟事強辨及其大用也變更祖宗法度創為新說以取必天下之人茅靡其心而鑿其耳目毒流後世嗚呼異哉所為貴於鑑明者為其不可以形遁也所為貴於衡平者為其不可以輕重欺也觀

李沆之於丁謂琦之於安石不啻鑑衡然不知二人獨何以見之如此其審此其可貴也已

范仲淹

仁宗天聖初擢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至日大會前殿帝將帥百官為壽仲淹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及太后崩有遺命立楊太妃代之仲淹曰太后聖母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時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還會郭后廢

宰諫官御史伏閤下爭不能得貶知睦州
仲淹自睦州徙知蘇州歲餘以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
制召還論事益切執政者忌之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
劇而使他議之不暇也仲淹明敏決事如神事日益
簡乃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説時宰相得君權無
與比或以已意任人人不敢言仲淹因對而言曰君
當任人臣當任事若進用賢傑選擇近輔顧出自聖
意不宜專委宰相帝曰我不能盡記卿可作一文書

來仲淹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坐是落職知饒州司諫高若訥言貶黜猶輕歐陽修貽書責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以朋黨出黜於是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播其事仲淹之知開封也嘗曰侍臣當輔昱天子之政教固宜朝夕論思以圖稱職如開封乃一郡之事耳政使如趙

張輩功績何足為報

臣從彥釋曰帝王之興尋常所謂才智藝能之士足以效一官一職者非無其人於千官百辟中求其最者若兼善澤民以天下為心不忘王室者何其艱哉仲淹以侍臣命知開封謂趙張不足為惟以輔翼天子政教為念則其賢可知也已傳曰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仲淹有焉

寶元中趙元昊叛帝以仲淹才兼文武復職知永興道

授陜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
朝廷擇將皆畏不行仲淹奏請兼延安事以待寇至
帝嘉而從之閱兵得萬八千遣六將軍俾領之日夕
訓練號為精兵賊聞之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
老子腹中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可欺
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
仲淹每進見帝必以太平責之仲淹歎曰上之用我
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一朝可也既

而再下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仲淹皇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餘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仲淹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左右會契丹與元昊爭銀甕族於是麟府奏警仲淹乃有請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二敵閒之皆

不敢動

初晏殊杜衍皆居相府而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以至臺閣多一時之賢太子中允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仲淹與韓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之仲淹撫股謂琦曰為此鬼怪輩壞了也琦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不成

臣從彥釋曰易大有之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當大有之時善者揚惡

者遏不使並進固君子所以順天休美之會也然
忠佞大分善惡太察不知有包荒之義則小人權
倖者將無所容而交結黨羽何憚而不為也仁宗
時羣賢在朝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失
之若此此仲淹等之所以見忌而太平之功不成
抑有由矣嗚呼仲淹可謂明也已
仲淹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在延州時築青澗城
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塞熟羌歸業者數萬戶在慶

州時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仲淹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方元昊窺邊其主謀張元輩聞朝廷命將若韓琦等但嘻笑而已獨聞仲淹至則相顧有憂色

富弼

仁宗時以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王旦

弼請罷燕徽樂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不從及北敵行之帝以為悔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臣從彥釋曰宰相以天下為已任者也推公心由直道務使下情通以防壅蔽不亦善乎而惡聞忠言則其人可知已仁宗時執政者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請除其禁此亦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之

意而治亂之機也

自西方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弼曰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帝曰軍國之事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

邊變内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
内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弼曰此宰相避
事耳非畏奪權也
慶歷三年兩除樞密副使弼言敵既通好議者便謂無
事邊備漸弛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
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
政因以誥納上前逾月復除前命弼不得已乃受時
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

與弼副之歐陽修余靖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弼既以社稷自任而帝獨責成弼與仲淹望天下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使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名弼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悦矣小人既怨而

大臣亦有以飛語讒之者帝雖不信弼因保州賊平
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
至和中召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
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弼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
以公議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
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
通商賈務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
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金革變

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
神宗熙寧中召拜左僕射平章事弼既至未見有於上
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
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
幾矣是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
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即上書
數千言雜引春秋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
不然者時方若旱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帝不許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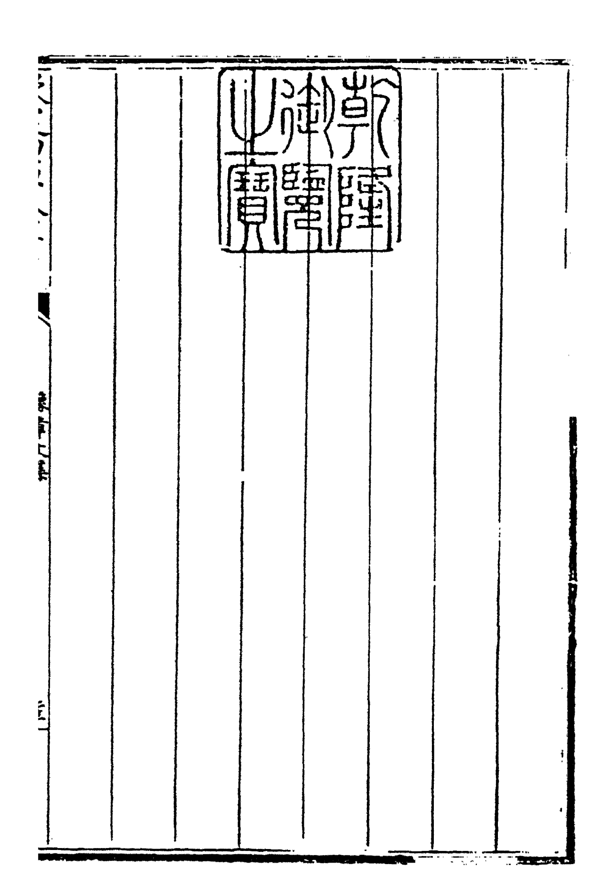
臣固請作樂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敵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親書詔答之曰敢不銘諸肺腑終老是戒弼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弼始見帝帝問邊事弼曰陛下即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為戒

是年八月弼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時王安石用事行青苗弼以為此法行則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法新法行當自貴近始若置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僕射判汝州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弼雖居家然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

弼常言君子小人如氷炭决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薫猶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羽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既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臣從彥釋曰堯舜之時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者

以其舉元凱去四凶也夫君子與小人相為消長雖文明之世不能必天下無小人雖亂世不能無君子唯能辨之使各當其分此南面之事而天子之所守者也故進君子遠小人則為宜其職忠佞雜處小人在位則是曠職矣天子而曠其職則亂亡而已矣故秦之亡也以李斯漢之亡也以張禹唐之亂也以林甫國忠其亡也以縢迫不可不察也富弼之言其後王之龜鑑歟


乾隆御覽之寶

豫章文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豫章文集卷八九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沈　讜

豫章文集卷八

宋　羅從彦　撰

集録

遵尭録七

司馬光

仁宗時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英廟初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

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光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勅吏以光手藁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訩訩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光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

神宗即位首擢光為翰林學士光辭以不能四六帝面

諭之仍遣内臣以告強之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
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
之力遂罷光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
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頃年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
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
職帝曰可
光在英廟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
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

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内侍省押班令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盡罷寄資内臣居簡亦補外光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陜西知涇州劉渙等謟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矣上手詔問光所從知光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

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

臣從彥釋曰唐制宦官之法最善至明皇時不知謹守因高力士而輕變之其源一啟末流不可復塞自英廟以至神宗之初光每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蓋懲於此矣王安石用事又復啟之蔡京恃以為姦其權大盛天下之士爭出其門根株蟠結牢不可破遂為腹心痼疾可勝言哉今則祖宗之法具在但守之勿失推之萬世雖至於無窮可也

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光邇英殿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植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

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有五年一變者有三十年一變者光以為不然且曰治天下者譬如居室弊則更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也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

也惠卿不能對詆光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之而不從何不去光荅曰是臣之罪也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呂惠卿講畢羣臣賜坐戶外將出命從于戶內帝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王珪曰臣踈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帝曰聞則面言之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

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已罷之幸甚帝曰未罷也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

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帝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光趨出帝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光曰不敢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光拜樞密使上章力辭至六七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不敢受命也帝遣人謂光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曰臣未受命

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尋以書諭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因以諂諛指惠卿曰覆王氏必此人也小人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後六年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

光求外補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頃之詔移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絶口不言事至熙寧七年帝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書

泣下欲默不忍乃復諫六事青苗等法曰此六者尤病民宜先罷之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

舉崇福宮

神宗登遐光赴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光問所當先者光言近

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
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
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於是下詔牓朝堂而當時
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光曰此非
求諫乃拒諫也人臣唯不言言則入六事矣請改賜
詔書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光
方草具所當行者上之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
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

無狀者三十餘人戒勑中外無敢苛刻暴斂蘗導洛司物貨楊及民所養戶馬寛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光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畧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光知陳州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光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初神宗皇帝勵精求治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吕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

而天下病矣帝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之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然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哲宗嗣位天下之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

之當如捄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

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臣從彦釋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言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則其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

光有以召之耶

光嘗謂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陜茶以邊用未即

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戸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戸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

臣從彦釋曰光之相也天子幼沖太皇太后臨朝天下之事聽其所爲其所改法令無不當於人心者惟去元豐間人與罷免役二者失之夫天下之士未有甘自爲小人者也御之得其道則誰不可使者今皆指爲黨人使不得自新人情天理豈其

然乎故澆風一扇名實大亂世所謂善人君子者特賈禍耳可勝嘆哉安石之免役正猶楊炎之兩稅東南人實利之若以堯舜三代之法格之則去之可也不然未可輕議也

程顥

仁宗時以進士及第再調江寧上元簿上元田稅不均他邑尤甚顥至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會令罷去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

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顥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

簡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

羣官皆釋服顥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

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止二日耳尹怒不從顥曰公

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以無敢除者再

期移澤州晉城令

顥之治晉城也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

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澤人淳厚尤服其教命於是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廢疾者責之親戚鄉黨使毋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日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謂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不善者為易置之俗始甚野不知為學顥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餘年服儒服者盖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别善惡使有勸有恥

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鬬死者
顥自晉城罷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
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
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一二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
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
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顥不飾辭辯獨以至誠感
動人主
帝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

暨弟頤為首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身拱手
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
帝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再三
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顥每進見必為帝言君道以至誠
仁愛為本而未嘗及功利一日極陳治道帝曰此堯
舜之事朕何敢當顥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
也安石浸行其説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
章數十上若輔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公論不行青

苗取息等是也安石與顥二人雖道不同而甞謂顥忠信顥甞被㫖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顥每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方衆人論新法紛紛之時安石以數事於上前卜之以決去就若青苗等議是也大抵帝不欲抑安石而安石之意尚亦無必但立法之始恐人沮之謂始不堅

定則其後必不能行故執之也顥謂曰管仲霸者之佐也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苦要作不順人心事何耶但作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安石曰此則感賢誠意既而有於中書大悖者安石大怒遂以死力爭之而黨與分矣

帝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顥以江西路提刑顥曰使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改差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顥復

求對見帝帝曰有甚文字顥曰今咫尺天顔尚不能
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顥每
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無能任陛下事者
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顥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
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顥特爲時望所屬
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士夫識與不識莫不悲
傷爲朝廷恨惜
顥之爲政治惡以寛處繁而裕初移澤州晉城令在邑

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启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
及知扶溝縣事當法令嚴密之際未嘗從衆為虚文
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憂以為甚難而顥處之泰
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
之率皆寛厚設施之際有所頼焉顥之所為綱條法
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
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顥在扶溝時扶溝地卑歲有水旱為經畫溝洫之法未

及興工而去官他日顗語人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歲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開其端使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平居無事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廢興繫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為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初安石得君自謂天下學者宗師以孔孟為己任帝眷
甚厚一日對顥因談安石之學顥曰安石之學不是
帝愕然問曰何故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
嘗讀詩詩稱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
盛德形容如是之盛若安石者其身之不能治何足
以及此
顥嘗言王氏之於道只是說耳譬之繞塔說相輪非真
有道者也有道者言自分明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

仁義行是也若乃孔子則又異焉孔子於易中止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雖性字由字已不必道蓋陰陽剛柔仁義其理一也

顥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乎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

有臻斯理者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

自覺也是皆正道之蓁莽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叙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論王霸等篇繫教化之本原者附之于左

論王霸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

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茍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玉也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道自任然後為

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立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

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則天下幸甚

論正學禮賢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止固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駮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

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視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講摩治體以廣聞聽如此則聖知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

薄末俗譊譊無復廉恥盖亦朝廷尊德樂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養賢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難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

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故招賢養材以輔時賛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歴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為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

官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才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才識器能也察之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無負於天下矣

豫章文集卷八